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焚书

李拓之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李拓之代表作

焚 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叶 彤 编选

華夏出版社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焚书》自序

“画鬼魅易，画犬马难”，这话是中国的韩非说的。

因为鬼魅是虚妄，犬马是真实。虚妄的易于渲染，而真实的难于描摹。写历史小说有如画鬼魅，但亦如画犬马。为了已经是历史的故事，离开现实很远，所以容易渲染，近于虚妄了。但也为了是历史的故事，它曾经存在过，因此确属真实，反而难于描摹了。

本来小说的构成及其写法，是含有虚妄与真实的两面。而历史小说，与其说是虚妄多于真实，毋宁说是后者超过前者。因此，我们写历史小说，可能走入不同的两条路：其一是去“创造”历史，即赋予历史人物以新的意识和类型，纯凭作者个人的修养爱好，任意将历史传说加以涂抹或修改，使历史迁就作者。其二是去“发掘”历史，即发现或交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以文献为根据，认真地将原有记载加以启迪参证，使作者服从历史。前者的写法是嵌入式，主观的，观念论的；后者的写法是抽出式的，客观的，实在论的。

某圣哲说：“我们对于事物的态度，问题不是在于把已知的硬嵌进去，而是在于把未知的抽取出来。”

我对于历史小说的写法，取路于后者为多。当下笔的时候，极力避免将古人写成现代人。在没有捕捉到人物的真实性格以前，不敢以谬误的彩色的外衣套上死者的骨骼。虽则实际上也有所不免，原因是我自己恰恰生活在现代。然而大体上可说是做到了，例如：《埋香》中的鱼玄机，她有反抗的但属于不健全的心理和气质，而我无法将她写成一个前进的女性。《摧哀》中的张献忠，他是劲健的农民叛乱的首领，而我无法将他写成一个伟大的革命者。这即为了作者服从历史，并非历史迁就作者的原故。

这样说来，我所写的历史人物，完全是刻板的真实而毫无雕饰的虚妄的

最后，感谢钱歌川兄为这集子作封面。

卅七年，九月

李拓之，于上海

选自《焚书》，上海南报出版社，1948 年出版

真的，谁在唱歌。那声音非常悠远，不是来自幽暗的谷穴，不是发自芦叶与柳条的密缝，也不是出自岸边碛上迸跳的沙粒。而是低低忽忽地在那悠远悠远、暧昧迷离的水波弥漫之中。

水上的歌声，那是惭愧的，令人落泪的声音。

侍臣仆御们都肃然正襟危坐了。连秋霜马也耸着耳朵去听。师涓走近沙碛，置身于密密的芦荻丛中，一只手按在额际，竭着目力向水面眺望。看见浩莽空濛的月之川上，一片烟雾流霰，集结而又舒开，在那倾圯的石梁边望去，有一礁石，浮露波心，那里黑点闪动，恍惚是人影。这时歌声很清晰，追逐着风涛飘送过来：

爰采唐矣，沭之乡矣。

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

送我乎淇之上矣！

……

……

“哦。师涓！这声音太悲哀了，太美丽了。”卫灵公淤塞着鼻子说。

“君王。这样眩惑的声音，中间有多少青春和生命呀。”

“师涓！你赶快把这声音记录下来。”

“君王。记录下来是可以的，但是，手指抖颤了呀。”

“坐下坐下。你听！你记录啊。”卫灵公一把拉师涓靠水坐下了，侍臣递过十张细致的竹简，三柄铍利的匕首。“这是燕国冶师所铸造，顶淬厉的。”卫灵公说。

“哦。……水上的声音！”师涓开始沉思，状如入定，抖颤之手记录下震动的音波，用匕首刻划在竹简上，回旋起伏，无数短短长长的标符线号。

爰采麦矣，沭之北矣。

云谁之思？美孟弋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

送我乎淇之上矣！

……

.....

水波汹涌，夜潮是涨了。白色的浪涛已渐淹没了朵朵江蓠，云彩沉重，如浓墨泼在水杯中，月光透过云层，射下来像一领忧郁的薄纱。师涓坐在柳下，柳叶的影画在面颊上，罩着面网似的。水上声音太凄怨了，师涓流下晶泪，被夜寒凝冻，珍珠般一颗一颗结在面颊边。

奔涌的浪涛中，鱼虾在跳跃。水底太幽闷了，加以歌声悱恻，有如针刺，教它们浮接水面的光，呼吸月痕的温热。芦苇中的宿雁也被歌声惊起，用翅膀拍击沙碛，它感到长夜的孤单，苦呀苦呀叫着，飞向天边找寻失群的伙伴去了。

侍臣们坐在草丛中听着。僵然不动如墓前的石人。

听啊，歌声又起了：

爰采葑矣，沭之东矣。

云谁之思？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

送我乎淇之上矣！

.....

.....

师涓抖颤双手赶不上这急剧的音波，他写在竹简上的变成一点一滴的匕尖钻刺。歌拍的宛转战栗，教匕首闪耀出阴森惨厉的光芒。当他奋力记录完毕这歌声时，手已经冻僵，匕首落下了，人倒于地上。

“师涓！这伟大的音乐呀！”卫灵公终于流泪地扶起师涓。

“这是不朽的著作，宇宙最真挚的律韵啊！”师涓坐起来，匕首插入他的腿。他咬着牙齿拔出来，血球随而涌出。但给风一吹，立即凝固了。

“师涓。你从此名垂万古了……”

“敬谢君王。这水上音乐的内容与技巧，还不曾摹写其万分之一呢。”

月已倾斜。远远的山村中荒鸡唱晓，天快亮了。马夫牵着马去吸川谷的水，马蹄踏没入涨潮中。

师涓觉得胸口无限窒闷。他向岸碛边撷下一卷芦荻，含在口唇中吹起来。

呜呜呜——好似有几千万年的冤屈惨痛都被他吹吐出来一样。

当他们跨上马和车驾时，东方已透出鱼肚白色了。

渔父吓得一跳，定睛看时，那尸体显已半腐，身上花瓣飘落，濛濛如烟然。右手被鱼吃去一截，左脚的趾头也不见了，想是给龟鳖或虾蟹之属取去当早餐了吧。这不是三闾大夫是谁？想不到二十天以前在江边和自己激烈辩论了一番之后他终于穿上大礼服而自杀了。唉唉，渔父捏一捏辛酸的鼻子，抖下一把鼻涕，穿过月痕如一只白燕。

远处的歌声和舞影已联翩而至，渔父赶忙将网放下。但不知是水波冲激呢还是泥沙堆积的原故，尸体并不下沉。

“咦！三闾大夫呀，你要回复到人世来吗？”渔父诧异地说。但他毅然举起竹篙，恶狠狠地指向尸体打着：

“沉下去吧！三闾大夫啊。难道你死后忽而翻悔了？你对这生前不满意的典章、人物和政事，还有什么留恋的地方吗？你不是说：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你不是说：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者乎？……你，我知道你的心是热的。你还想有所作为，投水并非你的本意。对于人世，特别是楚国，你其实不曾完全绝望吧？你是不是想重新站出来净辩一下？好教人们明白你内心的委屈。但你既然知道谗人高张，贤士无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你还净些什么辩些什么哟！你的路已经走下去就不必回头，死也要死得彻底呀。你在水底沉浸了这么多天，该已全部冷透冻结了吧？你大概是不会再发热的了。但你也许在怀念你的姊姊？那么一个申申而置予的喋喋老嫗。纵或死后在哭喊你，有什么用场？她最多不过希望你如脂如韦以事妇人地拉到了裙带关系，好教她的儿子即你的外甥沾了你的名分，可以荣宗耀祖，向乡里小儿作威作福罢了。其次，你也许在关切你的徒弟？可别提了，你徒弟是楚王的弄臣，他一天到晚油头粉面，打扮得三分像男七分像女。还自命清高，说什么阳春白雪，和者弥寡。他的阳春之春，就是怀春之春。白雪之白，就是脸上白粉之白呀。再次，也许你在牵挂楚国的人民？是的，他们正忍受战争和饥寒的苦难，过着非人的生活。但他们并不急切要听你那一套牢骚，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物事。可惜你身上最值钱的佩挂玉环和绸制短裤都一起丢入江中了，否则留给他们可以暂时典质换钱，买东西吃。你现在身上穿着这么一副帽子和衣裳，只好剥下来赠给村社戏班去做临时化妆的道具！而你如果脱下来，岂不变成光身了吗？你崇高而廉洁的诗人哟，生前不积蓄半点，死后剩光杆一条。即使要经世济时吧，无奈连为人民而牺牲的付出物都没

“陛下!”李斯向前后左右一望,看见大肚皮的吕不韦不曾来上班——他正在宫里和秦始皇的妈妈下围棋哩——便悄悄地低下声音来,说:“吕尚父的一部吕氏春秋,悬之国门:能易一字,赏之千金。可要不要烧光它呀?”

“呸!”秦始皇从金椅上站起,仿佛想了一下:“一起烧光它!”接着他皱了眉毛,坐下来:“漆木竹简的书烧光了,肚子里的书可怎么办呀?”

“陛下!派臣赵高去咸阳四郊挖掘五百个大坑,把京畿出名的书呆子全给抓来,扔下去!”

“唔。交你办!一天办好。”

“万岁!陛下。”赵高叩头如捣蒜。

“退朝!”

第三天。李斯登上华山,把搜集来的天下册籍,在峰顶堆成了二十座大山头。泼下羊脂,敲起火石点燃着,一时火焰缭绕,黑烟迷漫,直冲霄汉。毕毕剥剥的声中,漆木竹简的气味十分焦臭,李斯生怕烧得不彻底,一手掩着鼻子,一手向灰堆里拨一拨,烫了手指头,赶快向口中含着。他看见烧成半灰的书名:公孙龙如是说、惠施答客问、鬼谷飞钳、邓析辨言、太公阴符……李斯生平最嫌恶这些讲什么名学辩理和权谋术数的鸟书!因为一者教人读了脑筋清楚,二者教人读了手腕高明。这些书留传下来还得了么?于是他上前用脚一踢,连半灰的也烧光了。

当天下书籍烧成灰烬的时候,赵高老早已经活埋了五百个大坑通通挤满了的儒生人数。赵高说:这班书呆子多可笑啊!投入了坑,还在那里掉书袋,一个说:“胡为乎泥中?”一个说:“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

秦吞并六国后第二十九年,即西曆纪元前二一八年。秦始皇帝出巡于江都。

皇帝坐在雕龙的銮舆中有些不自在。因为沿途围观的黔首们太多了,虽则魁梧的甲冑之士把路站成了一道高墙,而前前后后的刀矛仪仗,光彩煜耀,也会吓倒人。但皇帝很担心,他眼皮不断地跳。

“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在谁都不敢用力呼吸的沉默中,忽而一个穿破夹袄的大鼻子,于人缝中偶语起来。

“彼可取而代也!”接着一个凸眼珠的黑脸汉子大声地叫。

秦始皇生来眼疾耳尖，他都看见并且听见了。心中奇怪：怎么书都烧光了，他们还会讲文言？

突然一阵骚乱！人群像裂了缝的海水，张良带了大力士水龙似的滚出来，指着说：“就是他！就是他！”话还没有说完，秦始皇觉得耳朵里暴雷般一声轰！光闪闪一个大铁锤如流星坠下，正击中前面一座车，马也倒了。

“抓呀！刺客刺客！”李斯掀动长下巴，用劲地喊。

卫士的马蹄在人潮中纵横踢踏，老太婆的脑袋，小孩子的卵子，踏得一片稀烂。在灰尘滚滚中，终于抓到了嫌疑犯十二万九千六百二十七人，捆起来如长蛇的阵。

“要抓凸眼睛的黑脸汉子！要抓穿破夹袄的大鼻子！要抓白脸皮少年和络腮胡子！他们都是江北的口音……”

秦始皇倒在舆釜中，口里这样下诏书。

“我主万岁，都抓到了。不曾受惊么？”李斯跪下了。

“狗才！不中用的东西！书都烧光了，他们还会讲文言么？”秦始皇又伸出乌鸦似的脖子。

“陛下！还有遗留的在外，是臣之过！”

“再去烧来！”

御驾提前回銮了。第二次开始搜书，藏书家们都慌了。即使权势如吕不韦，也只好把书叶拆开，放在头发或鞋底中。其余呢，有的藏入深山的岩穴，有的塞入宫殿的复壁里，有的拼命把书背诵得烂熟，书义记忆得清楚，以使用口传授于受业的弟子。

在风雨之夜里。搜查的逻卒已经走过了，村落中灯光摇晃，老儒生京房受了一场虚惊之后，气喘吁吁地缩在棉絮中，正继续讲授周易给爬在案上的弟子听。

“易者易也，易者不易也。”

“先生，这怎么讲的？”

“第一句，易者易也，是说易这个学问，是探讨宇宙变化的道理。第二句，易者不易也，是说这个变化道理的本身是不变的！”

“先生，三村里有一位老头子伏生，他传授尚书，说什么‘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这话可对？”

“胡说！天下没有允执厥中的道理。如果这样，一切是停滞不进。他只看见‘人心’，是看不见变化的宇宙的！”

“先生，宇宙怎么变化呢？秦始皇帝会灭亡么？”

在豆油灯下，京房点一点头，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好像是说：乖孩子，你自己去研究去实践吧！

窗外风雨呼啸着，夜显得更深沉。

三十四年九月

选自《焚书》

变 法

夏夜。

在靠窗的蜡烛光下，老头子苏洵正在那里摸胡子。他把几根稀疏的胡子摸而又摸，向左搓搓，向右捏捏，感到十分兴趣似的双肩耸一耸，终于微笑起来。

一只很大的疟蚊，如锥子般叮在他的大腿上。他不觉得疼痛。他生长于有名的“打摆子之乡”的老家四川嘉定，身上皮肤，非常老练，久已习惯于尖锐蚊喙的钻刺了。据说，峨嵋山的蚊子是有骨头的，他都不怕，何况这里区区大梁城内几只黄河水里的蚊子呢？自然，他满不在乎。

但今天晚上他所以如此神采奕奕，仿佛大有作为，与其说是皮肉结实不以么么小丑之意；毋宁说是他正神往于一篇自认为有非常之价值的文章，此时此际恰在脑中酝酿着要写出来。

他翻一翻案上的书册。在一卷《陈抟老祖太极图说要义》之下，露出了《韩昌黎文章读法作法秘传》那个手抄的本子来。这是他一生的心血！他熟读所有的韩昌黎文章，用朱笔密密来圈点，又用黑笔密密来注释，眉头和行缝写满了蚂蚁般的字迹。化了整九年的工夫，这才得出昌黎的妙谛：雄深雅健，述古作圣，行文以气，善于内功。自从他研究出这十六字的秘奥以后，曾经狂喜了三天三夜。除了他的两个儿子阿轼和阿辙之外，是不肯轻易讲给别人听的。即使他顶钟爱的女儿么妹，前额凸出，像个读书种子，也还认为年纪太轻，不曾给她讲过。而今夜，为了要把这一篇不朽名文能够合乎昌黎轨范地做出来，他不惜重新翻起这本被视作铭心绝品的“秘诀”，至于数十分钟之久了。

他开始哼着，摇头摆脑地哼出古文的腔调。仿佛整个宇宙已经饱和了韩昌黎的气和力。他有些喘，感到自己是老了，丹田没有了劲，赶不上文起八代之衰的那股挺拔的内功，实在有些望洋兴叹了。他忽而记起幼年时峨嵋山那位铜头和尚，曾经教过他练习铁布衫法，久而久之便可刀枪不入。铁布衫法和行文的气力

了。”

“唔。有这样事？”朱冲不由推开了怀中的儿子。

“这是王相公的新法呀，青苗钱的利息比咱们的低得多，简直和咱们抢债户啊。”钱管家说。

“那么，点壮丁时可以捞一点吧？”

“大庄主，也不能的。原先点壮丁是无老无幼的点，有钱的可以买放。现在开始清查户口了，二十五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才被点去，有钱的人也免不了。真可恶！这又是王相公的新政：什么保甲法呀。”

“那么，抽工役时可以想些办法吧？”

“大庄主，也不能的。原先是家家户户抽工役，有的抽了五六遭，有的一个也不抽。现在又有什么免役钱，一家照保甲法点了壮丁以后，其余的人出了钱就不必服工役，可以做庄稼了。”

“唔。王相公花样这么多吗？”

“是的，大庄主。他专门和有田地有房廊的人作对呀！”

“你看他这办法好不好？可有毛病吗？”

“好的，厉害不过。可是办理这事情的人如果要想办法弄点油水的话，那么青苗钱便是官办的高利借款，免役钱便是变形的人头税了！保甲法呢，如果户口没有查清楚，岂不是抽丁一样乱，收赋一样糟吗？”

“钱管家，你真聪明！现在，王相公要变法，实行什么新政，许多人都反对他，只有皇上一个人相信他。我想：天高皇帝远，怕他什么？钱管家，我看你办事能干，我将田园契券三十分之一交给你。这一带的四万亩水田，你可在四六分成中再和我对分：你得十分之三。我要你用银子和谷子买通了在我们庄上发放青苗钱和征收免役钱的人，破坏了他的办法！把事情搅大了，我自然可以想法子教这个江西老表的拗相公垮台！”

“大庄主有所吩咐，怎敢不依，希望大庄主事到其间要代小的撑腰呀！”

“你去办好了。算什么！”

“谢谢大庄主。”

佃户刘义端出两大碗的熟鸡蛋来。朱冲和朱勳各自撞着鸡蛋，剥下破碎的壳，把蛋黄塞进口里。

文 身

北中原的夏季是炎酷的。六月杪的薰风到深夜子时以过，还不曾吹散蓼儿洼一带的滞热。虽则这周围八百里的水泊，堤岸边秋枫已经显出浅红，蟋蟀和螳螂也在深草丛中开始夕鸣了。白昼的暑蒸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山田里待收割的禾稻，一支一支头晕似的倒卧下来，连岩层石壁都在悄悄吐散太阳晒过的气息。而前后寨山凹里酒店的灯光，躲在树叶缝中闪闪如醉眸，这分明是小喽啰们为了排遣伏暑的烦躁，在那里买酒过夜呢。

大寨里忠义堂上众头领夜宴才罢。筵席上残剩着整大块的牛蹄和马肝，七零八落的山梨皮和野栗壳，高高的兕觥，矮矮的犀爵，大大小小的金罍、铜斗、壶卢觚、铁砧俎、解腕尖刀……壁间插满乱晃晃的火把，几案上烛盘站着狠狠光焰的大蜡炬，它们挥发欢呼豪犷的余威，光波向四周有力地扩张、辐射，如锐利的箭矢奔驰在这一连串围隔着红锦幃的九座大厅堂的各角落。许多头领们都已起身回寨睡去了。在边数起第三座锦幃中，只剩下女头领一丈青扈三娘喝得两颊晕起朝霞，她偎倚在母大虫顾大嫂的肩膀上，一手端起醒酒汤，一手料理她蓬乱的云鬓。她的酒量怎及得顾大嫂呢——顾大嫂是满大碗的一口气喝了十几碗，才拍手狂笑，以至于将发髻上野秋葵抖落酒碗中。她笑扈三娘太怯弱了，喝酒的气力都不及男人，亏她练得一双好青鸾刀。但这时非帮她醒酒不可，于是，她用手指按住扈三娘的脖子，在雪螭蛸似的后颈上，摸捏出两条发酵的砂痕，再在她眉心鼻梁之间，撮剪出一点媚红的痣，烛光下的一丈青简直像一位西域观音女模样，比起她和矮脚虎结婚仪典那一夜更为俏丽了。这种按摩手术是祖传秘诀，非有一身拳脚能耐的人轻易学不来的。一丈青展眸向顾大嫂一笑，仿佛回答她这流星般的眼珠子，连壁上半出鞘的刀光剑影都闪动起森寒娇艳的锋芒来。

她扶着顾大嫂走出围障。喽啰们醉得东歪西倒地满地睡着，入静了，夜风冉冉吹过窗幔，冲散了一丈青眉间的杀气。她今晚显得很温文柔顺，掠起长袖，露

出手尖，向壁间取下一柄火把，两个人穿花似的走过宴堂。她眼睛尖快，当走入当中一座围幃中时，忽见一只胖大肉团晃荡荡横在座角。她以为是未被吃掉的大祭牲呢，定睛一看，却是花和尚鲁智深，他脱得光溜溜醉倒沉檀交椅上，睡得十分浓饱。

“咦！这和尚。”一丈青不由吃一惊。

“别动他！不是好惹的。”顾大嫂拉她走开。

“怕什么？”一丈青生来拗脾气，她偏要停足看一看。反正花和尚是睡着的，况且她这时已经昵到这个白胖人体上，隐隐跳跃着绚烂璀璨的光彩，如五色陆离的毛毛虫，在那里爬动。有一种诱惑的力，逼使她举起火把向花和尚全身上下照一照。

在火光下，花和尚的大脑袋包着花巾，掩过浓眉，在一只红糟隆鼻和一张血腥大口之畔，是刮得光鲜的一部络腮渗赖胡子的芽根。交椅上的长幅豹皮遮住他的下半身，袒褪了全部左肩膊和半片胸脯。在臃肿而虬络的筋肉上，露出一帧极其工巧的刺绣图案。他的皮肤是古铜色的，肉素是属于丰足的脂肪质。肩部至肘部，刺绘着深蓝色铁线描的交结流云和间架对月，中间距隔着三枚朱红色的圆太极。胸膛正中一丛黑毛里隐约见一方泥金回文，周围旋绕着黯金色的连环、古钱、双斧、攀戟的滚边栏杆，这之外是黑檀色鸱吻形的水波浪，向腹部撒泼地泻去。这样把各个不同拼成相同，构成充满壮奇奔放气氛的画面，显然这是关西名手所雕饰，把花和尚这人的性格完全给摹刻出来了。一丈青看得发呆，她急于要细谛这鸱吻形的水波浪到底在腹部以下是描成怎样的脉纹？她颤巍巍伸出好奇的纤手去摸那脐眼上盖着的豹皮。不提防顾大嫂一把抓住她：“要死的！当心秃驴……”话还未了，花和尚一转身鼻尖起了轻雷，又打起浓浊鼾声睡过去。吓得一丈青夹脖子涌起羞红，回过脸去，火把的焰穗散落满身。她俯首看自己时，这才发现在几张交椅纵横的缝隙，正挺卧着一个黑汉子，这人不是短命二郎阮小五是谁？他只穿一条红绸裤子，上半身是全裸的。当她们把交椅移开以后，吱吱发出叫声的火把，照见阮小五满身紫槟榔色的皮肉，筋络狞恶地缠结而又隆起，一疙瘩一疙瘩地看了教人牙齿发痒。一刹中一丈青的视线又给这奇异的男人肉体所吸引，她不由拉过顾大嫂并排蹲下去细看：一个塌鼻的阔面孔，铜钱般几颗大黑麻点，唇角向左右弓起，咬得紧紧的，显出凶狠和强毅。他的肉素是胆质的，肌体

靠下首是燕青。他仰卧着，略有些侧脸，满头柔黑的发，长眉、秀目和高鼻子。下身穿一条白绫裤子，扎着浅绛色的腰帕。上躯系一领玄绸无臂搭子、卸开襟纽，褪露出胸腹，是一身晶莹的白肉，他的皮层纤细，肌理赋弱，是神经质的。在这上面几乎刺满了花绣，自左肩至腕，绣着一只紫色的燕子和一对淡黄色的蝴蝶，夹着一朵一朵鲜翠绣球花，花瓣霏霏飘落，有残有整。胸前绣一枚朱线睡莲，下边一只青蛙，四围掩覆以圆圆的绿荷叶，弯弯的水鱼草。脐部附近，更绣着点点滴滴的野兰、夭菊、满天星之类，显得花雨缤纷，光彩繁缛。那针工真是精致已极，设色匀淡谐和，造形条缕绵密。这样神奇的手艺施之于这样姣美的人体，有如一个细笔的画工渲金染碧在一张无瑕的白绢。令人看了始而惊诧，继而叹惋，终而怜惜悲悯，眼波流荡，光景摇移，沉浸入凄迷惆怅的幻域，浮漾起绵属缱绻的遐思……

一丈青给迷惘住了。她想：浪子的名字并不虚传呢！他跑遍花街柳巷，走尽草泽水乡，会射雕弓、驰骏马、吹笙箫、踢蹴鞠、呼卢喝雉、走狗斗鸡。他这一身图绘更不知受过多少眼睛的赏鉴与多少手指的抚摩？他曾经炫耀夸张，顾盼自喜的吧，这狠心的针刺，这作孽的肌肤！

夜的蓼儿洼卷起大风涛，四山树木吹叫如笛子，而山堂中郁烈的酒氛依然飘散未尽。一丈青手里的灯盘倾欹，凝然落下温热的红泪，滴在自己拖地襟裾的边缘，教姣艳如桃李冷酷如冰霜的她，今晚的性格不得不有些变异了。

当她被顾大嫂牵扯回到自己房中以后。她开始厌弃沉睡在自己身畔的矮脚虎，这一无可取的丈夫！他既不浩荡莽苍如花和尚，又不猛鸷桀厉如短命二郎，更不劲挺雄伟如九纹龙，尤其不文雅白皙如浪子燕青呀。他的皮相是这样拙陋，状貌是这样猥琐，他不能归类入哪一种的人型，他是无品汇无属性的一匹庸碌牲口！一丈青吁一口气，立被吹熄了烛光，闭上眼眸：一闪一烁的刺纹，花花绿绿的图彩，各个不同的色调、线条、形象，交织成一座锦绣的山，把她压挤得如烟如梦。

在一架嵯峨的琥珀山屏旁边，横着长方幅的大理石凉榻。——这是劫生辰纲得来的宝物，分赠王英做婚礼的。在绿绢的灯光下，一丈青蹙着眉毛坐在暗隙里。